

陈忱◎著

# 裂魂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陈忱◎著

# 裂魂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裂魂/ 陈忱著.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5354-5244-3

I. ①裂…

II. ①陈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47679号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 波

责任编辑: 陈 曦

助理编辑: 吕 强

装帧设计: 谭锴&苗苗

媒体运营: 赵 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---

出版: **湖北长江出版集团**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10

传真: 027-87679300

地址: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 010-58678881

传真: 010-58677346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 100028

印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700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: 25.75

版次: 2011年09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年 09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50千字

---

定价: 36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## 序 幕

夜，已经很深了。四周黑压压的一片，侵入人耳膜的，只有那沙沙的风声，以及淅沥的雨点声。

这是某年的一个夏夜。

蓝国医院的妇产科走廊内，充斥着一名女子的尖叫声。医生们手忙脚乱地将一位年轻女子推入手术室，后面，一位胡子拉碴，但看起来年龄不大的男子焦急地抓住一个女医生的衣袖，“怎么？真的要剖腹产吗？”

“嗯。按理说今天是预产期了，她还是生不出来，再不剖腹产的话母子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”女医生快速说完这些话，便甩开了男子的手，同众医生把女子推了进去。

只剩下男子一个人不停地在手术室门口画着十字架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，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地走着。也许是男子的错觉，他觉得这台挂钟的秒针越走越快，就仿佛自己的心跳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手术室内传出了两个婴儿的哭声，男子兴奋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下意识地看了看挂钟，差一分零点。

手术室的门开了，从里面走出了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。

“怎么样？”男子迅速迎了上去。

两位医生都没有说话，互相对视了一眼。其中一个说：“你进去看看吧，不过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
男子的心咯噔一下，一种强烈的不祥感笼罩了他那颗不安的心。

走进手术室，映入他眼帘的，竟然是两个头的男婴！男子一个趔趄，栽倒在地上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他颤抖着手，指着那个畸形的男婴，仿佛见了怪物一样。病床上，女子紧闭着双目，再没有了生息。

“芬！”男子跑上前去，摇晃着女子。

“她……”医生摘下口罩，想说些什么，但被男子制止了。

“这孩子是连体婴，原本应该是双胞胎，可是在母体内没有发育好，所以，我们需要给孩子做一次手术，切掉一个头，这样他以后才能正常地生活。”医生道。

“那么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要杀掉一个孩子？”男子抓住了医生的衣领，歇斯底里地吼叫着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们必须这么做，不然两个孩子都活不成。”医生镇定道。

男子的手慢慢地从医生的领子上滑了下来，他看了看已经离去的妻子，终于沙哑着声音道：“好吧。”





## 第1章

柳琴是昌河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总裁秘书。虽说长得漂亮，但工作能力却真的不敢恭维。至于她能阴差阳错地进了这家规模很大的公司，完全是靠自己金融研究生的学历，以及好朋友钱穆美和刘总裁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而钱穆美则是这家公司董事长的妹妹，在这家公司担任财务总监，因此，能把柳琴弄进来工作，也算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：既然柳琴是研究生，那么为什么连个小小的秘书也做不好呢？因为，她是那种死脑筋的人。尽管在学校所学的东西，她能够记得滚瓜烂熟，但却不能真正地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。

这天，钱穆美路过总裁办公室，又听到刘总裁对柳琴发着牢骚。钱穆美摇了摇头，对这场面早已司空见惯，因此她也不觉得有什么，只是静静地待在门口，等刘总发完火，才往里走去。迎面碰到双眼红肿的柳琴，钱穆美拍了拍她的肩。

待柳琴离去，钱穆美嗔怪地捶打着刘总的后背，“喂，你就不能对人家温柔点么，她好歹是我最好的朋友啊。”

“她？别提多笨了，你说这都来了一个多月了，连统计个数数据都出错，我都怀疑她研究生的学历到底是真是假了。这脑子根本就不会转弯，干活跟挤牙膏似的，你说什么她才做什么。”刘总走到窗口，点了根烟。

“义，消消气嘛，她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一根筋，多调教一下就好了。你就看在她是我好朋友的分儿上，别总对人家发火了。你看她刚才都哭了，就怜香惜玉一下嘛……”钱穆美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腰。

刘义将烟头按进窗台上的烟灰缸，转过身子仔细地盯着钱穆美的眼睛，“我就奇怪了，像你这么漂亮聪明的女孩，怎么有个这么笨的好朋友？”

话音刚落，刘义便将穆美压倒在了沙发上。

---

柳琴整理完数据后，便提早离开了单位。这是刘义给她下达的命令：只要所有的工作都做完，便马上从他眼前消失。她不知道刘义为什么这么讨厌她。来到洗手间，柳琴用冷水洗了洗脸，望着镜中的自己，高鼻梁，丹凤眼，以及颇有弹性的肌肤，再怎么也不会输给那个钱穆美，为什么刘义就偏偏喜欢上钱穆美，而不是自己？

柳琴知道，自己并不聪明。只是，她觉得，按理说，男人并不应该喜欢聪明女人才对。那唯一的解释，就是因为自己是穆美的朋友，刘义不想找麻烦。柳琴摇了摇头，走出了洗手间，迎面撞到了高海。

“你在女厕所门口鬼鬼祟祟的干吗？”柳琴没好气地问。

“我，我想看看你是不是下班了……我想请你吃饭。”高海羞涩地说。

“不用了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少烦我。”柳琴斜了他一眼，继续向前走去。

高海是刚来这里的实习生，表现十分出色，深得刘义的器重。他有着一米八三的魁梧身材，以及端正的五官，虽说有时看起来像个坏小子，但实际上，他是个腼腆的大男孩。自从他第一次在公司见到柳琴后，便对她展开了强烈的攻势，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柳琴。但柳琴对此却不以为然，她的理由是：不想搞姐弟恋。她觉得高海在她眼里根本就还是个没成熟的大孩子。

走出公司，柳琴的心情好了很多。现在是十二月，寒风阵阵袭来，钻进了她单薄的衣领。柳琴立刻从包里拿出围巾，围在了脖子上，总算暖和了些。

伸手叫了辆出租车，上车时，柳琴从反光镜内看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。她立刻扭过身，却发现身后空空如也。无奈，她上了车，让司机往家的方向驶去。

下了车，她还要走一段距离。冬天天黑得早，小巷子内又没有路灯，这让柳琴的身体不自觉地发抖。这是怎么了？又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了。柳琴自我安慰着。

走着走着，她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。

好不容易到了家，她已是气喘吁吁。空荡荡的客厅，使人没有丝毫的安全感。父母去了美国亲戚家，柳琴一直都是一个人住。她一进家门就倒在了沙发上，忘了开灯。此时，黑糊糊的客厅让柳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。

她忽然想起了那个鬼鬼祟祟的身影。那人跟踪自己已经不是一两天了，从上星期开始，她就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到他的身影。

那人是谁？是高海吗？不对，高海的身材要比那个身影魁梧很多。也许是自己多心了？那个人只是在附近工作，每天跟她一样上下班而已，更何况，如果他想对自己做什么，应该早就下手了，不可能都一个礼拜了还没动静……对，一定是自己多心了。柳琴再次自我安慰着。她觉得一定是自己工作压力太大，才会觉得有人在跟踪自己。

不过这么一想，心里确实好受了许多。柳琴开了灯，去厕所冲了个热水澡，然后开始弄饭吃。实在想不出什么花样，她便弄了点西红柿炒鸡蛋，又加了点米饭。饭后，她打开包，拿出那些令人头疼的文件，开始整理起了数据。眼前再度浮现出了刘义那吹胡子瞪眼的神情，柳琴不禁觉得十分郁闷。现在每天去上班，对她来说简直成了一种酷刑。她并不讨厌单位，令她厌恶的只是刘义那张自以为是的嘴脸。

不知不觉，深夜再度登门造访。

当柳琴放下文件打算去睡觉时，客厅内的电话铃声疯狂地响了起来。

谁？这么晚了还来电话？柳琴极不情愿地来到客厅，刚想抓起听筒，大脑忽然在瞬间凝固住了：平时别人有事一般都打她手机，家里的电话已经快一个月没响了，就连远在美国的父母怕她不在家，每次也是打手机联系。既然如此，又是谁在这个时候会打家里的电话？不知为什么，柳琴的心里忽然升起了一丝恐惧，那鬼鬼祟祟的影子再次出现在了她的脑海里。

“喂。”她还是接起了电话。

“喂？琴姐，是我。”电话那头，竟然传来了高海的声音。

“你？”柳琴又惊又气，“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？怎么不打我手机？”



“我打了好几遍都打不通，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安全到家了。”高海支支吾吾地说，生怕柳琴生气。

柳琴抓起茶几上的手机，发现不知何时因为没电，已经自动关机了。她瞬间松了口气。

“哦，我早就到家了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也不是小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”说完，她挂断了电话，没有留给高海任何说下去的机会。

毕竟对于高海的关心，柳琴还是不忍心拒绝的。挂了电话，她一下轻松了许多。

躺到床上，柳琴关掉台灯，虽然早已没了丝毫的睡意，但她还是闭上双眼，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。

姚纲不停地看着手表，将饭热了又热，却始终不见儿子回来。唉，儿子大了，管也管不住。让姚纲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儿子姚靖言。母亲去世得早，他又当爹又当妈地将儿子抚养长大，在努力带给他好生活的同时，却忽略了他内心的成长。姚靖言从小就不是一个令人省心的孩子，尽管脑袋很聪明，什么东西一学就会，在班上的成绩也经常是名列前茅，但是只要一脱离课堂，他仿佛马上就变了个人，在学校经常打架，跟老师顶嘴，在姚纲的逼迫下，姚靖言好不容易挨到大学毕业，混了个本科的文凭，这才彻底摆脱了父亲的管束。只是，他整天鬼混，也不说找个正经工作，每天很晚回家，跟一群狐朋狗友在一起，早上不睡到日上三竿绝不起床。姚纲曾经骂过他，打过他，但丝毫不起任何作用。久而久之，对于儿子，他也身心疲惫了。既然有个大学本科学位，只要等他开了窍，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。只是不知道何时才能等到这么一天。

想着想着，门外响起了钥匙声，姚靖言一身酒气地出现在了父亲面前。

“爸，您还没睡？”看见父亲这么晚了还坐在沙发上，姚靖言不由得吓了一跳，“我不是说了么，以后不用等我。”

“又喝酒了？”姚纲眉头一皱。

“就少喝了点，没醉……”姚靖言口齿不清地说，接着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沙发上。

“你就不能找个工作，正正经经地过日子么！”

“那样……不好玩……跟小雄他们在一起多有意思……”姚靖言咂吧着嘴，一副小混混的模样。

“小雄小雄，就是你那些个朋友把你教坏了！”姚纲没好气地说，一把揪起倒在沙发上的儿子，“走，洗脸去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对得起你妈吗！”

姚靖言一听到妈这个字，醉意似乎一下子清醒了一半。

“别跟我提妈，我从小就没妈！”他愤愤地挣脱了父亲的手，气冲冲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“唉……”姚纲叹了口气，从小，姚靖言就反感别人提到自己的母亲，在幼儿园时，因为没有妈妈，他被同学们取笑过。从此，对于母亲这两个字，他感到更多的是心酸与不公。

同时，他也更加厌恶自己。听说母亲是难产死的，每年他的生日，也就是母亲的祭日。因此，他从不过生日，也不允许任何人为他庆祝生日。

姚纲觉得很对不起儿子，但自己却又无能为力。因为他并不能还儿子一个妈妈。虽然这

些年他一直想再娶一个老婆当姚靖言的妈妈，可是儿子极力反对，而且他发现自己也无法再爱上任何一个女人。

姚靖言将自己反锁在房间，脑海里全都是今天在昌河公司看到的那个女孩子。好久没吃野味了。姚靖言得意地想着，他已经跟踪那女孩一个多礼拜了，对她的行踪早已了如指掌。他决定尽快采取行动，也让小雄他们对自己刮目相看。

姚靖言走进洗手间，打开水龙头，一边洗脸一边哼起了小曲。





## 第2章

柳琴今天上班迟到了。

一向都很守时的她，虽然不招刘义的喜欢，但迟到还是头一次。此时的她，正跌跌撞撞地往刘义的办公室一路小跑，高海对她点头问好，都被她忽略得干干净净。

刘义今天的心情很不好：一是因为昨晚与穆美的私会被老婆识破了，二是上班都半个多小时了，却仍不见秘书柳琴的身影，于是，他便把火全都发到了穆美的身上。

“叫你晚上九点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，你怎么不听呢？存心想害死我是不是？”刘义拍着办公桌，龇牙咧嘴地对钱穆美大吼道。

钱穆美一个激灵，似乎完全没想到刘义会用这种语气跟自己说话，眼泪一下飙了出来：“说好了九点半我们出去吃饭的，你都不来接我，我怎么知道你在家里！”说完她转过头，委屈地独自坐在沙发上放声大哭。

钱穆美一哭，刘义顿时没了主意。

正在这时，门一下子被撞开了，柳琴急匆匆地闯了进来，“刘总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！”定睛一看，柳琴这才发现屋内气氛不对，再加上刘义正以一种要吃人的眼光瞪着自己，她这才意识到，自己进来得不是时候，便快速退了出去。

“好了阿美，不哭不哭，今天晚上补偿你好不好……”刘义搂住钱穆美安慰着，她这才止住了哭声。

柳琴在门外小心翼翼地偷听着，想等时机合适再进门。这时，门被刘义打开了，“干吗呢你？慢慢腾腾的，快点，整理文件去！”伴随着刘义的怒吼，柳琴低着头灰溜溜地走进了办公室。

这一整天，刘义仿佛成心跟柳琴过不去似的（其实一直都跟她过不去），她的工作量一下子多了好几倍，直到傍晚单位的人全部都走光了，柳琴还在低着头工作。她望了望刘义的办公桌，那大腹便便的家伙早已打起了瞌睡。

“刘总……”柳琴小心翼翼地呼唤。

“怎么，做完了？”刘义清醒过来，看了看表，却没有一点放柳琴走的意思。他打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了另外一沓纸，“过两天要开董事会，你把报表做了。”接着便粗鲁地丢在了她桌子上。

“刘总，这……”柳琴看了看窗外的天色，“您看都这么晚了……”

“哪儿来这么多废话？咱俩谁是总裁？别跟我这儿讨价还价的！”说完，刘义站起身，准备离开办公室。但刚走到门口，他自己似乎也意识到给柳琴的任务实在太繁重了，于是便改口道：“不用全做完，做一半就可以了。”

柳琴仿佛得了特赦令，打心眼儿里松了口气，之后开始快马加鞭。

窗外，天色越来越黑了……

姚靖言在昌河公司楼下已经徘徊了很久。当夜幕降临时，他的心跳也逐渐加快。他躲在了旁边的树丛中，等待着那个女孩的出现。然而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却都没有看到她从公司里走出来。

难道是自己把时间记错了？不可能。要知道，自己可是足足跟踪了她一个礼拜呢！若不是在小雄他们面前夸下了海口，说自己一定能弄个漂亮妞回来给大家解解闷，他就算是真的有那个贼胆，也不会这么快就下手的。

转眼，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半。柳琴在完成大半的报表之后，终于脚步轻松地打算离开单位。空旷的走廊内，只有自己高跟鞋的回音。完成任务，柳琴的心底好不惬意，心想今晚又能睡个安稳觉了。

然而不知怎的，她总觉得走廊内似乎并不止自己一个人，好像还有个人在背后跟着她。

好几次，柳琴都忽然停下脚步回头去察看，可未曾发现半个人影。她想，也许是自己工作太累，所以产生幻觉了。

上了出租车，柳琴直接就睡了过去。直到司机唤醒她，她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家的附近。

下了车，她再次经过那条小巷子。今天也许是路灯坏了，巷子内一片漆黑，这不禁使得柳琴的心里阵阵发憷。

看了看手表，十点整。天色早已全黑，冷风呼呼地吹着，柳琴再度加快了脚步。黑夜，在这个寂静无人的小巷子里，唯有那呼呼的风声以及高跟鞋的脚步声，听起来就好像闹鬼一样。柳琴被吓到了。

因为她忽然听到，似乎还有另外一个脚步声夹杂在风中。

她神经质地停了下来，侧耳聆听。

不对，又好像是两个脚步声。

巷子里伸手不见五指，柳琴只得借助手机的微光，一步步向前走。正在这时，忽然从身后蹿出了一个人影，还没等柳琴尖叫，一双有力的大手已经捂住了柳琴的口鼻，她奋力挣扎着。

就在绝望之际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发生了，从黑暗的另一头，又蹿出一个高大的人影，与袭击柳琴的那个人厮打起来！

“琴姐，快走！”那高大的人影对着柳琴喊道。

这是高海的声音！

柳琴跌跌撞撞地往前跑了几步，却又不忍心扔下高海，再次折了回去。然而，当她回去时，意外地发现二人的打斗已经停止了，高海正站在一旁，扶着墙喘着粗气。

“高海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”柳琴上前拉住了他。

“琴姐……”高海的声音听起来极度恐惧，柳琴安抚着他，掏出了手机，“快报警吧。”

谁知高海一下按住了柳琴的手，带着哭腔道：“不行啊琴姐，这家伙……好像已经没气儿了！”

柳琴的心里猛地沉了一下，通过手机的微光，这才注意到高海的手上全是血迹，右手还



拿着一块砖头，而地上的那个人，早已满脸是血，无法看清五官。

“这……”柳琴一下子也没了主意。

“不能报警啊，我不想坐牢……”高海哭丧着脸，无助地说。

柳琴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围，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，“这里黑灯瞎火的，也没监控录像，咱们赶快走！”说完便拉起早已吓得屁滚尿流的高海逃离了现场。

## 第3章

子夜时分，同样的黑夜，同样的小巷。

尖锐的救护车声划破了漫长寂静的夜空，使得原本漆黑的楼内亮起了几盏昏暗的灯。

几个身穿白衣的人从车内走出，将一名重伤的男子抬上了担架。

救护车呼啸着离去，小巷恢复了方才的宁静，几盏昏暗的灯也熄灭了。

蓝国医院。

年轻的钱思齐护士今天值班。她看了看手表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宵夜，肆意大嚼起来。一般在这个时候，病人们都睡了，她只要老老实实在岗位上一切就ok。当她吃完宵夜，准备趴在桌子上小睡时，几名医生抬着一副担架，上面躺着一个头破血流的青年男子，还没等小钱发问，医生们便将他送入了急救室。

“这人怎么了？”钱思齐拉住了一位刚来的医生。

“好像脑袋被人打破了，不过看样子问题不大，就是出了好多血，我们得赶快给他缝个针，包扎一下。”

钱思齐见这里没自己什么事，便扭过头回去打盹儿了。

医生们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，才将那名男子的伤口处理好。当他们将男子转入病房时，他的意识已逐渐清醒。

“小钱，这里先交给你了。”钱思齐被一名医生叫了过来，此时正是她查房的时间。

“你醒了？想不想喝水？”她见那男子睁开了双眼，茫然地看着自己。

钱思齐还是给他倒了杯水。

“你头上的伤怎么弄的？”钱思齐指了指他缝针的地方。

男子皱了皱眉头，“我这是在哪里？”

“医院，你受伤了，得住院。对了，明天一早去交一下押金。”钱思齐提醒道。

“我……为什么会受伤？”男子一脸迷惑的表情，仿佛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十分陌生。

钱思齐一下子警惕起来，“你是说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受伤？”

男子茫然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你叫什么？家住在哪里？”

男子依然摇头。

钱思齐在心里暗叫不好，立刻唤来了其他的医生。

在一番检查后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：外伤已无大碍，但颅内受到了震荡，产生的血块导致暂时性失忆。

这个结论让男子听得一头雾水，但好在也大概明白了自己是怎么回事。



“喂，他这样想不起来怎么办啊？连家属都不知道是谁，咱们怎么联系啊？”钱思齐担忧道。

“别急，先过两天，再想不起来咱们就直接跟公安局联系，让公安局帮忙找不就行了么。”李医生说。

折腾了许久，时间已是凌晨。

待医生和护士尽数离去后，男子自己躺到了床上。

他想的只有一个问题：我是谁？

恍惚中，他感觉自己做了个梦。在洗手间内，镜子前正站着一个人。他也要用镜子，于是便静静地站在那人后面等候。可是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人还是没有丝毫离去的意思。他终于不耐烦地走上前拍了拍那人的肩膀，那人缓缓地扭过头，当他看到那人的脸时，一股恐惧感油然而生。

他看到了另一个自己！

就在男子即将晕倒的那一刹那，“另一个自己”的嘴唇动了动，他隐约地听到了三个字：姚靖语。

姚靖语？那是我的名字吗？

这天，柳琴一早就来到了单位，继续做着隔夜剩下的报表。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么勤奋，而是经过了昨晚的折腾，她彻底失眠了。偌大的房间令自己觉得恐怖，于是天刚蒙蒙亮，柳琴便出门了。路上她特地绕过了昨晚那条小巷，绕了非常远的大路步行来到单位。

这个时间，单位没几个人。柳琴注意了一下，高海还没有来。不过这么早，他还没到是正常的。昨晚二人一口气跑了老远，直到确定后面没有人追上来才停下。他们心底非常担心的，就是那个男人的死活。高海还是个大男孩，知道自己闯了祸，异常地紧张，柳琴本来打算报警，或者叫辆救护车来将这位男子救走，可在高海的苦苦哀求下，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，毕竟人家是为了救自己才闯下大祸。之后经过协商，决定将此事保密，不让第三人知道。这样做，一方面保护了高海，另一方面也给柳琴省去了不必要的麻烦：一想到如果自己进了警察局，哪怕只是做个口供，一向对自己有成见的刘义一定会趁火打劫，给她下马威。

柳琴将所有的恐惧和担忧都转到了眼前的那份报表上。她什么都不去想，拼命地工作，于是在刘义到达办公室时，等待他的是一份已经完成的报表。

“你……昨晚一夜没睡？”刘义惊讶地看着柳琴的黑眼圈，似乎没有想到她会来得这么早。平时就算她不迟到，也总是比刘义晚来些。

“睡了一会儿。”柳琴避开他的目光回答，“刘总，报表做完了，昨天您交给我的所有任务我都完成了。”说着便将“作业”递到了刘义手中。

刘义有些不可置信地看了看报表，又看了看柳琴，仿佛刚刚认识眼前这位小秘书。然而惊讶之余，他并没有夸赞柳琴什么，只是冷冷地说：“噢，那就好，这是你的职责。”

柳琴早已习惯了刘义的不讲理，见他这么说，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
“这丫头，是不是吃错药了？”刘义自言自语着，没有注意到钱穆美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



他的身后。

“阿美？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刘义立刻放下手中的报表，背过身去抚摸钱穆美光滑的脸颊。

钱穆美小嘴一撇：“早就来了，你呢，只知道看手上的那些破文件，人家进来了还一点都不知道，哼。”

“好啦好啦，我这不是看到了么。”刘义将头伸了过去，想要给钱穆美一个香吻。

钱穆美闪开身子，拿起了桌子上的报表，“她做的？看起来还不错么，怎么不夸她两句呢？”

“嗨，她早就该这样，有什么好夸的。”刘义不以为然地说。

钱穆美将手上的报表放下，“我看是你剥削人家吧？离董事会还有这么久的时间，你非让她现在就把报表做出来，还给了她这么多工作，最后连一句辛苦了都没有……你的态度……很值得怀疑……”

“值得怀疑？”

“凭良心说，她就是笨点，能力还不错，人长得也挺漂亮的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讨厌她？”

刘义眼珠子转了转，庆幸心底最机密的地方没有被钱穆美窥视到，“除了你，我其他女人连看都懒得看。”说着便伸出手想要抱住钱穆美。

“哼，就会花言巧语，还不知道你外面有多少女人呢。”钱穆美身子一转，躲开了刘义的怀抱。

“乖乖，别的你都可以怀疑，但不能怀疑我对你的真心……”刘义刚想搞另外一个“突然袭击”，不料桌子上的电话在这时不合时宜地响了。

“喂？”刘义被扫了兴，极不情愿地拿起了听筒。

“刘总您好，我是夏经理。”

“噢，小夏，什么事？”刘义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。

“那个……能不能让你们部的小高过来一下？我昨天把一份文件放到他手里让他去弄……”

“噢，没问题，你等一下。”

放下电话，刘义唤来了柳琴，让柳琴去找高海。柳琴踌躇了半天，才慢悠悠地来到了高海的办公室。因为高海是实习生，没有个人办公室。柳琴便问了问办公室内其他的同事，又望了望高海那空缺的座位，终于确定他还没来上班。柳琴有种预感：高海今天不会来了。

办公室内，刘义和钱穆美还在打情骂俏。

“刘总，小高还没来。”

刘义不情愿地松开穆美，“还没来？”

“嗯……我觉得他可能是生病了……”柳琴试图解释什么。

“怎么搞的，病了也不请个假……”刘义不满地嘟囔着，“诶？你怎么知道他病了？”

“噢……这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只是他平时从来不会这样，今天没来那就一定是病了。”



柳琴紧张道。

好在刘义正在和钱穆美搞着眼神的“互动传情”，因此并未注意到柳琴的反常。

“好了好了，不来就不来吧，这里没你事了，你回去工作吧。”刘义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柳琴便转身准备离开，走之前，钱穆美冲她微笑了一下。

回到办公室，柳琴的心情十分复杂。高海到底怎么样了？此时她的心里竟然升起了一丝愧疚感。要不是为了救自己，他现在完全不必这样担惊受怕。仔细回想了一下，柳琴忽然意识到，高海对自己原来是那么细心。假设不是他跟踪自己，那么她现在也许早就成了昨晚那个流氓的“美味佳肴”了。

柳琴拿出手机，拨了高海的电话。

没有人接听。

虽然这早在柳琴的预料之中，但这仍旧令她感到无所适从。正在柳琴胡思乱想时，刘义一通电话，又将她推入了忙碌的工作中。

## 第4章

清晨。

钱思齐正在香甜的睡梦中遨游，却不料被一阵婴儿的哭声吵醒了。她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，费力地从桌子上抬起身子，原来昨晚值夜班，不知不觉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

伸手随意一摸，她摸到了自己的手机。

婴儿的哭声，是她的手机闹铃。钱思齐关掉这刺耳的铃声，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心里暗暗惭愧——昨晚太累，竟然忘了查房就睡着了。幸好没有被领导发现，不然这个月的奖金一定会泡汤。

钱思齐立刻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稍微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，便快速走到走廊尽头，开始例行查房。

病房内，玻璃窗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气。见病人依旧熟睡，她淘气地往玻璃窗上画了一颗心，手指触碰到冰冷的玻璃窗上，钱思齐打了一个寒战。外面的冰天雪地可想而知。

轻声慢步地退出病房，钱思齐走到了昨晚那个受伤的男人的病房门口。这是一个单人房间。由于那男子昨晚很晚才送到，头部又受了重伤，医生们不得已才为他单独安排了一个特护病房。

她没有立刻进去，而是在外面轻叩了几下门。

里面没有声音。

也许病人还在休息。她暗暗地骂自己大脑短路，刚想伸出手从口袋里掏钥匙出来，却发现门虚掩着，并没有锁。

奇怪，她记得昨晚离去时，明明亲手将门锁上了。她立刻推开门，眼前的景象令她大吃一惊：只见病床上空空如也，那名男子消失得干干净净、无影无踪。

只有微微掀开的被子证明着，昨晚他的到来并非钱思齐的一场梦。

---

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雪。

片片雪花在空中漫舞着，四周的冷空气仿佛要将人冻成冰块。人们口中呼出的白气，就好像香烟未曾吐净，又似远处升起的袅袅炊烟，带给人一种烟雾缭绕的感觉。

一个男青年在大街上奔跑着。他穿得很少，只有一件外套，拉锁没有拉，露出里面蓝白条纹相间的病号服。他那几近赤裸的胸膛暴露在寒冷的风雪中，引来了不少行人的侧目。

他的脸上、头发上落满了雪花。

跑着跑着，他忽然停了下来，用那已经冻得通红的双手轻轻地拍打着自己的脸颊。片刻后，他的嘴角扬起一丝得意的微笑，“我还是我，姚靖言。”

---



姚纲再次一夜未眠。他坐在沙发上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，直到天明。望着窗外飞舞的雪花，他的心里仿佛也下起了一场大雪。

姚靖言夜不归宿已经不是头一次了。尽管这样，姚纲每次都还是很担心儿子的安全。通常遇到这种情况，姚纲就会这么一直等下去，直到儿子回来为止。然而今天，他似乎放弃了。

姚纲从沙发上缓缓地站起来，走到了阳台上。

就在这时，门外忽然响起了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姚纲还未来得及做任何反应，便听到了儿子的声音，“爸，我回来了！”

姚纲立刻走了出来，发现姚靖言正在换鞋。

“爸，您又一夜没睡？快去休息吧，以后不用等我了。”姚靖言似乎心情很好，说话时眼睛里闪着光。

“你……”姚纲望着儿子的双眼，忽然感觉很陌生。

“爸您怎么了？”姚靖言一边问一边走进厨房，“饿死我了，先弄点吃的，一会儿我出去找工作，您先睡会儿去吧。”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姚纲怀疑自己听错了。

“我说我要去找工作。”姚靖言从冰箱里拿出了一个三文治，大口大口地嚼着。

“你……”姚纲有些意外地盯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儿子。

“爸，怎么了？您不是一直希望我找个个工作吗？”姚靖言莫名其妙地问。

“嗯，也对。那我去休息了，你慢慢吃。”姚纲淡淡地扔下这么一句，便逃也似的回了房间。

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让儿子在一夜之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？姚纲感到有些恐惧，同时右眼皮也在不停地跳动着。也许是他想开了？可是，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儿子还是以前的儿子，可是却又感觉某个环节出了问题。

到底是哪里不对劲？姚纲疲惫地躺到了床上，开始头痛欲裂起来。按理说儿子这样的变化对他来说应该是好事，但不知怎的，他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。毕竟这么飞速的变化是让人难以接受的。

唉算了，还是不要去想了。由于一夜未眠，姚纲的头开始剧烈地疼痛。就当是儿子忽然开窍了吧，他自我安慰着。

在极度的惶恐与不安中，柳琴艰难地度过了三天。这三天对于心灵备受煎熬的她来说，简直就如同过了三个世纪般漫长。但她跟别人不同的是，越有心事，就越会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，所以这些天，刘义很少找她的碴儿，因为柳琴做事的效率实在让刘义没有任何理由说她的不是。刘义在惊讶之余，也感叹少了一个出气筒。

“干不好你又骂人家，干得好你又觉得没意思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穆美替柳琴抱不平道。

“乖宝贝儿，咱们时间有限，不去讨论别人好吗？”刘义故意岔开了话题，“话说回来了，小高怎么这么多天没来上班了？没他好多事情还真是不方便。而且夏经理等他做的那个